歷史與空間

「底線」

■李恩柱

■袁世凱槍斃了腐敗的王治馨。 網上圖片

「貪官」這個概念，與貪污數額的牽扯很微妙。說沒有關係吧，貪污一個億，和貪污一二百元，無論其危害還是影響，肯定有霄壤之別；治罪僅憑數額吧，一些貪官就被劃在界外，得以繼續貪贓枉法。比如，貪污十元免掉官職，那麼貪污不足十元的人，就可以挺胸疊肚，逍遙法外。人們常憤憤然說，排隊挨個槍斃可能有冤枉的，但隔個槍斃肯定有漏網的。去除話語中裹挾的不滿情緒，顯露的未必不是忽視數額和不恰當重視數額帶來的弊端。

有兩件舊事，頗值得人思考貪污數額與制度的關係。

一是晉國高官羊舌鮒的事。羊舌鮒，這個名字挺不常見，「羊舌」是複姓。羊舌鮒，其實就是叔鮒，字叔魚，他的哥哥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叔向。叔鮒生於公元前580年－公元前531年，不僅出身高貴，而且有軍權有刑獄大權，但這也給了他貪污受賄的機會。

貪污，雖不一定是達官貴人的專利，然而無權無勢者哪裡有機會貪污？就是有，又能在貪污的路上走多遠？素日見媒體披露某出納貪污幾十萬，覺得多得不得了，現出「憤青」狀罵幾句娘；及見某些「長」動輒把幾百萬、幾千萬、幾個億的人民的血汗錢裝進自己的腰包，頓時傻了眼。貪污者不見得「有位」，然而位高權重的人如果修養淺拙，又進入了監督不完善的環境，禍國殃民，禍人害己的空間就大得不得了。

《左傳》曰，羊舌鮒在幫助魯國征服邾子國的時候，邾子國的金銀財寶大半進了他個人的腰包。後來他又以三十多萬人馬為籌碼，要挾衛國國君給他貴重的禮品。運用這種伎倆，他向小國勒索了不少財物。不惟如此，這位高官還以貪壞法，賣法縱貪，斷案時偏向賄賂他的人，把有罪硬說成無罪。有人說，羊舌鮒是我國有史書記載以來，第一個因為貪污而受到懲罰的官員。「懲罰」云云，似乎太簡括了。事實上，殺羊舌鮒的人，乃「土地」案子中不去行賄的邢侯，他氣不過，激憤之下殺了斷案的羊舌鮒和行賄的雍子。後來，羊舌鮒的哥哥叔向對晉國的執政者說，邢侯、叔魚與雍子，三個人都是死罪，「施生戮死」吧。於是執政者殺了刑侯，同時把因為貪婪被殺的羊舌鮒屍體拉到大街上示眾。將屍體示眾，比取其性命毫不輕巧，但這畢竟是兩碼事，不能不加區分。

二是袁世凱任大總統時槍斃腐敗的京兆府尹王治馨。

王治馨貪污的數額一般說是500元，但另有記述說是5000元或是50000元。民初的《官吏犯贓治罪條例》規定，貪污500元可處以無期徒刑，貪污1000元判處死刑。這裡的元指銀元，王治馨作為京兆府尹，月薪至少500元，如果按貪污500元計算，則為月薪的1倍，如果按貪污5000元計算，則為月薪的10倍，以50000元計算，則為100倍。王治馨貪污的數額究竟幾何，此處不是主要問題，總之數額怎麼也超不出春秋時期的羊舌鮒。

重要的是，從羊舌鮒到王治馨，已經有近兩千年了，其間懲貪的形式雖有變化，但重視數額、講求社會影響的尺子卻有意無意的總在發揮作用。假如羊舌鮒貪贓枉法的數額不那麼大，造成的「國際影響」不那麼深廣，不僅不會遭邢侯誅殺，也不會被暴屍於街市；如果王治馨索賄的範圍不那麼廣，未必引起諸多議論和彈劾。這位「北京市長」，一九一三年底上任以後，所轄二十四縣，居然收取了二十三個縣官的賄賂，每人孝敬幾千，數額在五萬以上（而不是人常說的五百元）。而袁世凱對於腐敗吏治，頗為不滿，欲着力加以整頓。經過都肅政史秘密調查，查實證據，再加上官場中的其它因素，王治馨依律被判處死刑。

兩案相同之中又有不同。相同處不必再提，即特別重視貪污的數額。幾千年來，量刑時數額是一個很重要的標準，「數額特別巨大」與「數額巨大」就差得遠了。

北魏時，法律規定，枉法贓（絹）十匹、義贓（官吏所受的饋贈、賄賂）二十匹大辟，孝文帝時則有所改變，只要義贓一匹，枉法贓不論多少皆死。

唐代則規定：官吏受財枉法，（絹帛）一尺杖一百，一匹加一等，至十五匹即處絞刑。

宋元對貪官處理較其它朝代寬大。宋朝法律規定，貪污一貫流兩千里，十貫配廣南，不以赦降原減。《元史》的《刑法志》載：枉法贓，一貫至十笞四十七；不滿貫者，量情斷罪，依例除名；十貫至二十貫，笞五十七；二十貫以上至五十貫，杖七十七；一百貫以上，杖一百零七。對貪贓不枉法者則更為寬大，三百貫以上，杖一百零七，除名不敘。

明朝則對官吏的職務犯罪處罰很嚴酷：凡貪贓在六十両以上者，梟首示眾，剝皮實草；監守自盜，四十貫絞；枉法贓，八十貫絞；不枉法贓，一百二十貫止杖一百，流三千里等等。窮苦人出身的朱元璋，十分了解貪官對皇朝有效統治造成的惡劣影響，因此對貪官的嚴厲程度也甚於其它王朝。

《大清律例》吸收了明朝的內容，規定：貪污折銀二十両即處流刑，四十両即處斬刑。

整個專制社會，對貪官量刑都考慮了數額。這沒有什麼不對，貪污一元錢與貪污一百元錢，給個人和社會造成的影響顯然不同。但是，當一位官員只貪佔了國家或個人很少的財產時，我們還叫他貪官嗎？比如把國家的兩塊木板拿到家裡私用，比如辦私事卻搭乘公家的交通工具，不僅數額微小，惡劣影響的深廣度也不大，以傳統觀點論，與貪污似乎還有距離。然而，大貪官皆由小貪官而來，繩鋸木斷，水滴石穿的道理同樣適合於貪污這種行為。

只強調數額和影響，清、濁的界限就不易劃清，繩之以法的將都是富可敵國的巨腐大貪，將是撼動國家根基的貪墨敗度之人，公私分明，一文不苟取的清新之風將成為美好的願望。「亂世用重典」的思維邏輯幾千年不變，與不恰當地重視數額有很深的關係。

好在，袁世凱反貪那陣子，中國社會已被民主之風吹拂，貪污數額沒有被視為很重要的標準。王治馨貪污數額雖然也不少，民眾敢於議論紛紛，相關官員敢於彈劾，社會環境對貪官頗為不利。如果民眾對貪官隱忍不置一詞，王治馨一案未必能入於袁世凱之眼。自然，袁世凱殺王治馨，有更多的因素，但無論如何除掉一個貪官，對民眾來說總是有益的。

貪污腐敗行為是人類的劣根性體現之一，因此，不論民主社會還是專制社會，都有腐敗現象，也都在反腐。不同的是，專制社會缺乏有效的權力監督，僅僅依靠領導人個人的作風，靠思想教育。阿克頓勳爵非常精闢地指出：「權力容易使人腐化，絕對的權力則絕對地使人腐化。」權力不受制約的狀況不徹底解決，反對貪污腐敗就只能淪為空言。

一個缺乏監督的社會，不僅會使貪官猖狂恣肆，也會導致民氣委頓畸形。從中唐以後，官場中的腐敗現象，已為上下所默認。如南宋時，右丞相陳自強公開向下級官吏勒索賄賂，地方官送公文「必題其緘云，某物若干並獻」，凡書題無「並」字則不開啟。陳氏膽大如此，還不是沒有監督所致。據說，新西蘭的房屋部長希特利，僅用公款買了兩瓶酒，便丟了烏紗。希特利的腐敗醜聞，在惠靈頓、奧克蘭、漢密爾頓等地引起了人們大規模的遊行示威。這是社會監督結出的果實，是社會管理結成的民氣，民氣一代一代傳下去，社會豈能不剷除貪污苟且之行。

貪污的數額大小不能完全決定底線的位置，社會環境淨化到何種程度，才是決定底線置於何處的因素，跳出小圈子反腐的思路，才是描畫底線粗細的根本。

（識貪．十七）

人文世相

■馮 磊

進 化

■舉重也是鸚鵡「進化」出的新功能嗎？ 網上圖片

國慶期間，到附近的一座名山逛了逛。大先生曾經打油道：「攜婦挈孺鬢有絲」，我也是帶着家人同去的。

剛進山門，就聽見一陣喧鬧的聲音傳來，仔細聽了，是管理者在用大喇叭播放佛樂。——我不是佛教徒，來山裡是為了擁抱自然的。不料，卻兜頭來了一陣震耳欲聾的木魚聲，心理不禁有了幾分不舒服。

再後來，被導遊慫恿着去看了一個百鳥表演。進了鳥棚，發現竟是幾隻八哥在學舌。八哥這種小鳥，喜歡人前人後議論長短，又具有非常強的受虐精神，我素來就不喜歡。所以，心裡怏怏地，就要打道回府。妻子說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不要太計較吧。於是，我們坐下來，看八哥怎樣表演。

兩個養鳥的人看似夫妻，又好像是兄妹，大約二十多歲的光景。女孩子充當主持人，首先讓一隻八哥騎了自行車。接着，另外兩隻八哥表演了摔跤和架子鼓。兩隻小鳥兒非常賣力，我年幼的女兒咧着嘴巴笑得出神。說心裡話，把一隻鳥訓練到這個程度，兩個人顯然下了很大的工夫。

八哥們表演的最後一個節目是鑒別錢幣。面對觀眾，女主持說，可愛的鳥們早就通了人性，牠們能夠鑒別紙幣幣值的大小。說到這裡，她要求觀眾們拿出不同面值的錢幣，有一百的，五十的，還有二十、十元或者更小的。

我也伸手去掏錢。不料，掏出來的卻是一把一塊錢的紙幣。女主持見狀，眼睛裡流露出一絲不快。不過，她很快掩飾了過去。

音樂響起。一隻八哥從籠子裡飛出來，直奔最近的一個人。小鳥兒看了看他手裡的五元紙幣，轉身飛向另外一個人。如此換了三、四個人，小鳥果然把最大幣值的那張鈔票叼走了。

人群裡一陣轟動。

接着，為了證實八哥的特異功能，女主持又讓小鳥表演了幾次。其中一次，叼走了一位男士手中的一百元。還有一次，叼走了一位女士手中的五十元錢。鳥兒的識別能力確實很高。

音樂戛然而止，表演到此結束。女主持人面帶微笑，她首先感謝大家的愛心，尤其是一位手持二十元鈔票的小朋友的愛心。然後，用甜美的嗓子告訴大家，你們的愛心我們收下了，這些錢將用來給鳥兒們購買食物。

事情發展到這裡，我手裡捏着張一元的鈔票，突然有了被涮的感覺。轉頭看看其他人，也都是滿臉的錯愕。——鳥兒表演的壓軸戲，竟然是這麼個結果，真是難以想像啊。至於那幾位手頭鈔票被鳥兒叼走的遊客，都是一臉複雜的表情。面對訛詐，發作吧，礙於面子。不發作，心裡肯定不舒服。

我對動物園一類的設施，歷來沒有興趣。如果不是為了孩子，絕不會到這種場合中去。盧梭說，人生而自由，鳥獸也是如此。人類使用誘騙、威嚇等種種手段，將其馴化，扭曲其天性，扼殺其天真，已經夠可惡的了，更何況是用來騙人錢財呢？

有朋友曾告訴我，說鸚鵡（還是八哥？）本來不會說話，馴鳥人為了讓鳥兒說話，不惜用香灰反覆揉搓小鳥的舌頭。在這種酷刑之下，面對強大的人類，小鳥很容易就屈服了。牠們日漸變得乖巧起來，尤其是，當牠們乖巧以後，會有一點小小的物質獎勵出現。

八哥識別鈔票，牠們小小的眼珠並沒有什麼問題。問題在於，這雙小眼珠背後有一雙大眼珠。那雙貪婪的眼睛，緊盯着別人口袋裡的鈔票。恨不得一把搶過來據為己有。巧取，這也是一種吧？

達爾文先生創出了生物進化論。他似乎沒有到過中國，沒有見過中國人馴養小鳥的把戲。倘若他能再世，我們不妨問他一個問題：先生，八哥明天會「進化」出什麼功能？

豆棚閒話

越洋尋夫記

■青 絲

「千萬里，我追尋着你，可是你卻並不在意，你不像是在我夢裡，在夢裡你是我的唯一……」這首《北京人在紐約》的主題曲，很多人都非常熟悉。當初這部電視連續劇播放的時候，許多觀眾都被劇中情節所表現的中西文化的碰撞、華人在異域的奮鬥與掙扎、拚搏中的事業和情感的變異所吸引，因而成為描寫華人海外生活經歷的經典之作。

最早的華人移民大都是以「賣豬仔」的形式，作為勞務輸出到外域的，他們承擔着拓荒、開山、修路、採礦等繁重的體力勞動，最終在勞作地生息蕃庶，扎根下來。第二代移民有可能是第一代移民的親友，也有可能是通過不同渠道了解到了商機，感受到了第一代移民的需求，於是遠赴外域經商或從事服務業。早期的移民大都沿襲着這樣的一個發展過程。

清末的時候，有個叫阿勝的廣州人，自幼即失去雙親，成為了孤兒。成年後，阿勝聽聞海外歸來的親友說，大洋彼岸的美國有着大把的商機，很好發展，於是籌集了些本錢，隻身前往美國的舊金山經商。由於阿勝人聰明，腦子活絡，又勤勞肯吃苦，短短六年過去，他就在舊金山闖出了一片天地，賺到了不少錢。因依戀故土，阿勝遂衣錦還鄉，想在國內談一門親事，從此定居國內，不履異域。

廣州有一戶人家的女兒，正當妙齡，於是就有媒人上門撮合。女孩子的母親見阿勝雖然年紀輕輕，卻是富甲一方，心裡很滿意，可是她又擔心女兒成婚之後，會跟隨阿勝到美國去，自己落得個人財兩空。因此，她一方面答應了這門親事，卻又委託媒人向阿勝索取豐厚的彩禮。阿勝聽了媒人的回覆，非常生氣，說：「這哪是嫁女兒，分明是賣婚嘛！我又不是娶不了老婆，絕不做這種不合禮儀節度之事。」於是將此事擱置不談。沒過多久，失望的他又再次前往舊金山經商。

然而這戶人家的女兒，卻是個通情達理的女子，對海外的風光人情也是嚮往已久，本來見媒人前來說合，心中已是暗自竊喜，後來見了阿勝本人，更是芳心默許，可是沒料到被貪婪的母親攪了好事。於是，她從家裡偷跑了出來，又孤身搭乘越洋的客船，前往美國尋找阿勝，一路吃了不少苦頭，最終安全抵達了舊金山。好在阿勝平日裡經商，都是在唐人街的範圍內。沒過多久，她就在街上遇到了阿勝，大喊：「阿勝，阿勝！」阿勝回頭見是她，非常驚訝，問：「你一個閨中弱女子，怎麼會跑到這裡來？」女孩把詳細經過一說，阿勝非常感動，遂與女孩結為夫妻。

這個記載在清人俞樾的《右台仙館筆記》裡的故事，與荷里活大片《大地雄心》有着幾許相似之處——對於沒有獨立意志的人來說，也就沒有把握命運一途。

■追尋曾經放飛的愛情。 網上圖片

來鴻

■宵 櫻

民國那撥女子

民國那撥女子，還沒走太遠。古代女子秉着紅顏未老恩先斷，斜倚熏籠坐到明的哀冷面孔，畢竟跟這個火熱時代模糊了。民國女性性如暖玉，我們還能趕上回味下溫暖的炭火煎着茶湯，出汗解衣裳的暖和來。

近來，民國女子躁，她們的傳奇炒得老熟。個性掏空的現代人跟風閱讀她們的傳記，雖是解悶，也覺得詫異。她們是披着鳳冠霞帔坐公共汽車，繡了一半百鳥朝鳳給守舊的人看，學了一半的西餐禮儀給摩登的人看！哪像我們手足無措的四不像，淺薄的西方意識和漸行漸遠的古典！

外交家顧維鈞的妻子黃蕙蘭是太專業的名媛，也是Itgirl，竭盡所能的縱情歌弦，任是赤足也動人。她有年來上海，因皮膚病不能穿襪子。上海婦女接二連三地在大冷天把襪子脫掉了。宋美齡和蔣介石夫婦上廬山，接待美國特使馬歇爾夫人游泳。蔣對宋說，你是元首夫人，在公共泳池和老百姓面前，看你穿什麼！宋琢磨一番，穿着花襯衣白短褲，赤腳穿一雙白色鹿皮鞋，手持草帽，非常得體出色。現代女子不是看時尚雜誌就是身穿西方比基尼賣肉體的騷，哪有民國那獨創又拿捏到位的穿衣經！古代數不勝數的神女，連《紅樓夢》也繼承完美遺風。史湘雲穿着賈母給她的一件貂鼠腦袋面子，大毛黑灰鼠離子，裡外發燒大褂子，蜂腰猿背，鶴勢螂形，俏麗立白雪中！到了現代，穿衣神采的女子真不多。

民國女子也鬧。許廣平帶頭剪髮鬧學堂，作家廬隱和石評梅也都去示威遊行。最終卻都靜下來，靜成外潤內貞，回歸家庭。許廣平嫁給魯迅，廬隱和石評梅雖婚戀不順，也都是相信男人和愛情的。我們讀史，最常見的社會大動盪，人心最搖擺的時候有特立獨行之士。最集中的就是魏晉名士了，《世說新語》記載很多，比如恒溫北征，經金城，見年輕時所種之柳皆以十圍，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！攀枝執條，泫然流淚。晉人雖超，也不是真解放，唱主角的又都是政治失意的男人，哪有女人露臉的機會！終於到了民國，女人忍了幾千年，第一次獲得上學就業的機會，還能離婚，她們也做得亦莊亦諧！該丟的一定要丟，比如裹腳，為死去的丈夫，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偏見，但她們畢竟見好就收，沒有走到女權一手遮天的不歸路。她們沒有西方女子的熱情天真，也沒有舊式女子對男人全然依賴。她們搏鬥之餘，還是明白女子悄聲細語，溫潤如玉知性的好。張愛玲在《有女同車》說女人一輩子講的是男人，念的是男人，怨的是男人，永遠永遠。除了女同性戀，這男女之間的關係還是不要劍拔弩張的好，圖的是幸福快活，不是誰大誰小！到了文革，年輕女孩不愛紅妝愛武裝，又嬰兒肥，唱着鏗鏘有力的革命歌曲，能美麼？

我也愛看民國女子的黑白照片，孤意在眉，深情在睫。比如周璇，那時候化妝水平跟現在差遠了吧，她是底子好。眉毛是橫亘的黑，像是細長的山脈。眼睛是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硬氣。人的氣質可是眉眼間流動的霧靄，舉手投足都少不了那個氣。現在的美女寫真，俗艷的多，有土腥氣也無妨，那就土得徹底，但連手腳都不知道往哪裡放呢，表情沒有血肉，臉盤精緻也是呆花瓶！女子，最好的美，不黏不滯，自成境界，落處孤俊，卻也閒和嚴靜。又比如奧黛麗赫本，她的美是有目共睹的，她也能讓黑白照片活色生香。那眼睛澄澈清明，又優雅入骨。我雖是女子，也愛不釋手，畢竟美的東西天然具有震撼力！

■名媛黃蕙蘭。 網上圖片

我雖追光攝影民國女子，也妄想自己有點點風範，但是也知道是不可學的，也學不得的。那種光不在內，也不在外的，光而不耀，直而不肆的人格美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我只能多自修比照了。

民國女子也只能活在那個時代。她們接受了一盤散沙的俗世，還試圖找到美。到了現在，那美感氣數已盡。這也跟這個時代有關係，不能說這個時代不好，而是我們太飢腸轆轆，閉門造車了那麼多年。古代的厚重傳統早已忘卻，西方主義又太五花八門，我們沒機會接受和鑒賞，青春的激情也差點被拜金主義趕盡殺絕。我真的不想，我們在這個和平年代，讓戰火或純粹或利落潑辣的可人們嘲笑我們的貧乏，讓後人嘲笑我們這代女子的荒涼頹敗。